

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!

礼敬彼世尊、阿拉汉、正自觉者！

## 大心材譬喻经<sup>1</sup>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世尊住在王舍城鹞峰山，迭瓦达答刚离开不久<sup>2</sup>。于其处，世尊就迭瓦达答对比库们说：

“诸比库，于此，有一些良家之子<sup>3</sup>因信心出离俗家而为非家者：‘我陷于生、老、死、愁、悲、苦、忧、恼，为苦所害，为苦所败。若能了知此整个苦蕴的终尽就好。’<sup>4</sup>”他于是这样出家后，获得利养、恭敬、声誉。

---

<sup>1</sup> 大心材譬喻经 (Mahāsāropamasuttaṃ)：译自《中部》第29经。

在本经中，世尊通过寻找心材的譬喻，说明出家人本应该致力于灭苦，但有些比库却以获得利养、恭敬、名誉为满足，认为已实现目标而陷入放逸，如执枝叶以为心材；有些比库以持戒清净为满足，认为已现实目标而陷入放逸，如执表皮以为心材；有些比库以禅定成就为满足，认为已实现目标而陷入放逸，如执树皮以为心材；有些比库以拥有智见为满足，认为已实现目标而陷入放逸，如执肤材以为心材。最后佛陀强调：唯有不动的心解脱才是梵行的终极目标。

<sup>2</sup> 刚离开不久 (acirapakkante)：迭瓦达答(Devadatta,提婆达多)在分裂僧团并犯下出佛身血恶业之后离开不久。

<sup>3</sup> 良家之子 (kulaputto)：当知在此是指迭瓦达答而言。他的确是纯种无杂的大选君后裔、甘蔗王的世家，按出身来说是天生的良家之子。

<sup>4</sup> 若能了知此整个苦蕴的终尽就好 (appeva nāma imassa kevalassa dukkhakhandhassa antakiriya paññāyethā'ti.)：也有译作“此整个苦蕴的终尽必定能被了知。” (Surely an ending of this whole mass of suffering can be known. By Bhikkhu Ñāṇamoli and Bhikkhu Bodhi, B.P.S.)

他对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感到满意，认为实现目标。他因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而自赞毁他：‘我有利养、恭敬、声誉，但其他那些比库鲜为人知<sup>5</sup>、没威势<sup>6</sup>。’他沉迷、陶醉于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，陷入放逸，因放逸而住于同样之苦。

诸比库，犹如有人想要心材、寻找心材、遍求心材，来到[一棵]具有心材的耸立大树，却略过心材、略过肤材、略过树皮、略过表皮，只砍了枝叶，以为是‘心材’拿了离开。那时有个具眼之人看见之后这样说：‘这善人确实不知道心材，不知道肤材，不知道树皮，不知道表皮，不知道枝叶，因此这个善人想要心材、寻找心材、遍求心材，来到[一棵]具有心材的耸立大树，却略过心材、略过肤材、略过树皮、略过表皮，只砍了枝叶，以为是‘心材’拿了离开。若他做任何须用到心材之事<sup>7</sup>，他的目的将不能达成。’

正是如此，诸比库，于此，有一些良家之子因信心出离俗家而为非家者：‘我陷于生、老、死、愁、悲、苦、忧、恼，为苦所害，为苦所败。若能了知此整个苦蕴的终尽就好。’他于是这样出家后，获得利养、恭敬、声誉。他对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感到满意，认为实现目

<sup>5</sup> 鲜为人知 (appaññātā): 两人站一起都不认识，就连获得衣食都成问题。

<sup>6</sup> 没威势 (appesakkhā): 没有随从，前后都没有人跟随。

<sup>7</sup> 须用到心材之事 (sārena sārakaraṇīyaṃ): 必须使用心材才能完成的工作，如制造车轴、车轮、轭、锄头等。

标。他因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而自赞毁他：‘我有利养、恭敬、声誉，但其他那些比库鲜为人知、没威势。’他沉迷、陶醉于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，陷入放逸，因放逸而住于同样之苦。诸比库，这比库称为取得梵行的枝叶<sup>8</sup>，并以此为达成目的者<sup>9</sup>。

诸比库，于此，又有一些良家之子因信心出离俗家而为非家者：‘我陷于生、老、死、愁、悲、苦、忧、恼，为苦所害，为苦所败。若能了知此整个苦蕴的终尽就好。’他于是这样出家后，获得利养、恭敬、声誉。他对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不感到满意，不认为实现目标；他不因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而自赞毁他；他不沉迷、不陶醉于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，不陷入放逸；以不放逸而达到戒成就。他对该戒成就感到满意，认为实现目标。他因该戒成就而自赞毁他：‘我是持戒者、行善法者，但其他那些比库犯戒、行恶法者。’他沉迷、陶醉于该戒成就，陷入放逸，因放逸而住于同样之苦。

诸比库，犹如有人想要心材、寻找心材、遍求心材，来到具有心材的耸立大树，却略过心材、略过肤材、略过树皮，只砍了表皮，以为是‘心材’拿了离开。那时有个具眼之人看见之后这样说：‘这善人确实不知道心

---

<sup>8</sup> 取得梵行的枝叶 (sākhāpalāsaṃ aggahesi brahmacariyassa)：圣道与圣果才是佛教梵行的心材。四资具等只能称为枝叶，他取了走。

<sup>9</sup> 并以此为达成目的者 (tena ca vosānaṃ āpādi)：他认为到此为止就已经足够了，已经得到了心材，目标已经达成。

材，不知道肤材，不知道树皮，不知道表皮，不知道枝叶，因此这个善人想要心材、寻找心材、遍求心材，来到具有心材的耸立大树，却略过心材、略过肤材、略过树皮，只砍了表皮，以为是‘心材’拿了离开。若他做任何须用到心材之事，他的目的将不能达成。’

正是如此，诸比库，于此，有一些良家之子因信心出离俗家而为非家者：‘我陷于生、老、死、愁、悲、苦、忧、恼，为苦所害，为苦所败。若能了知此整个苦蕴的终尽就好。’他于是这样出家后，获得利养、恭敬、声誉。他对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不感到满意，不认为实现目标；他不因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而自赞毁他；他不沉迷、不陶醉于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，不陷入放逸；以不放逸而达到戒成就。他对该戒成就感到满意，认为实现目标。他因该戒成就而自赞毁他：‘我是持戒者、行善法者，但其他那些比库犯戒、行恶法者。’他沉迷、陶醉于该戒成就，陷入放逸，因放逸而住于同样之苦。诸比库，这比库称为取得梵行的表皮，并以此为达成目的者。

诸比库，于此，又有一些良家之子因信心出离俗家而为非家者：‘我陷于生、老、死、愁、悲、苦、忧、恼，为苦所害，为苦所败。若能了知此整个苦蕴的终尽就好。’他于是这样出家后，获得利养、恭敬、声誉。他对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不感到满意，不认为实现目标；

他不因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而自赞毁他；他不沉迷、不陶醉于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，不陷入放逸；以不放逸而达到戒成就。他对该戒成就感到满意，但不认为实现目标；他不因该戒成就而自赞毁他；他不沉迷、不陶醉于该戒成就，不陷入放逸；以不放逸而达到定成就。他对该定成就感到满意，认为实现目标。他因该定成就而自赞毁他：‘我有定力、心一境，但其他那些比库无定力、心散乱。’他沉迷、陶醉于该定成就，陷入放逸，因放逸而住于同样之苦。

诸比库，犹如有人想要心材、寻找心材、遍求心材，来到具有心材的耸立大树，却略过心材、略过肤材，只砍了树皮，以为是‘心材’拿了离开。那时有个具眼之人看见之后这样说：‘这善人确实不知道心材，不知道肤材，不知道树皮，不知道表皮，不知道枝叶，因此这个善人想要心材、寻找心材、遍求心材，来到具有心材的耸立大树，却略过心材、略过肤材，只砍了树皮，以为是‘心材’拿了离开。若他做任何须用到心材之事，他的目的将不能达成。’

正是如此，诸比库，于此，有一些良家之子因信心出离俗家而为非家者：‘我陷于生、老、死、愁、悲、苦、忧、恼，为苦所害，为苦所败。若能了知此整个苦蕴的终尽就好。’他于是这样出家后，获得利养、恭敬、声誉。他对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不感到满意，不认为实

现目标；他不因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而自赞毁他；他不沉迷、不陶醉于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，不陷入放逸；以不放逸而达到戒成就。他对该戒成就感到满意，但不认为实现目标；他不因该戒成就而自赞毁他；他不沉迷、不陶醉于该戒成就，不陷入放逸；以不放逸而达到定成就。他对该定成就感到满意，认为实现目标。他因该定成就而自赞毁他：‘我有定力、心一境，但其他那些比库无定力、心散乱。’他沉迷、陶醉于该定成就，陷入放逸，因放逸而住于同样之苦。诸比库，这比库称为取得梵行的树皮，并以此为达成目的者。

诸比库，于此，又有一些良家之子因信心出离俗家而为非家者：‘我陷于生、老、死、愁、悲、苦、忧、恼，为苦所害，为苦所败。若能了知此整个苦蕴的终尽就好。’他于是这样出家后，获得利养、恭敬、声誉。他对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不感到满意，不认为实现目标；他不因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而自赞毁他；他不沉迷、不陶醉于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，不陷入放逸；以不放逸而达到戒成就。他对该戒成就感到满意，但不认为实现目标；他不因该戒成就而自赞毁他；他不沉迷、不陶醉于该戒成就，不陷入放逸；以不放逸而达到定成就。他对该定成就感到满意，但不认为实现目标；他不因该定成就而自赞毁他；他不沉迷、不陶醉于该定成就，不陷入

放逸；以不放逸而成就智见<sup>10</sup>。他对该智见感到满意，认为实现目标。他因该智见而自赞毁他：‘我住于知、见，但其他那些比库不知、不见。’他沉迷、陶醉于该智见，陷入放逸，因放逸而住于同样之苦。

诸比库，犹如有人想要心材、寻找心材、遍求心材，来到具有心材的耸立大树，却略过心材，只砍了肤材，以为是‘心材’拿了离开。那时有个具眼之人看见之后这样说：‘这善人确实不知道心材，不知道肤材，不知道树皮，不知道表皮，不知道枝叶，因此这个善人想要心材、寻找心材、遍求心材，来到具有心材的耸立大树，却略过心材，只砍了肤材，以为是‘心材’拿了离开。若他做任何须用到心材之事，他的目的将不能达成。’

正是如此，诸比库，于此，有一些良家之子因信心出离俗家而非家者：‘我陷于生、老、死、愁、悲、苦、忧、恼，为苦所害，为苦所败。若能了知此整个苦蕴的终尽就好。’他于是这样出家后，获得利养、恭敬、声誉。他对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不感到满意，不认为实现目标；他不因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而自赞毁他；他不沉迷、不陶醉于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，不陷入放逸；以不放逸而达到戒成就。他对该戒成就感到满意，但不认为实现目标；他不因该戒成就而自赞毁他；他不沉迷、

---

<sup>10</sup> 成就智见 (nāṇadassanaṃ ārādheti)：指迭瓦达答的五神通，或者说天眼通处于五种神通中的最上。这是在此经中所说的“智见”。

不陶醉于该戒成就，不陷入放逸；以不放逸而达到定成就。他对该定成就感到满意，但不认为实现目标；他不因该定成就而自赞毁他；他不沉迷、不陶醉于该定成就，不陷入放逸；以不放逸而成就智见。他对该智见感到满意，认为实现目标。他因该智见而自赞毁他：‘我住于知、见，但其他那些比库不知、不见。’他沉迷、陶醉于该智见，陷入放逸，因放逸而住于同样之苦。诸比库，这比库称为取得梵行的肤材，并以此为达成目的者。

诸比库，于此，又有一些良家之子因信心出离俗家而为非家者：‘我陷于生、老、死、愁、悲、苦、忧、恼，为苦所害，为苦所败。若能了知此整个苦蕴的终尽就好。’他于是这样出家后，获得利养、恭敬、声誉。他对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不感到满意，不认为实现目标；他不因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而自赞毁他；他不沉迷、不陶醉于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，不陷入放逸；以不放逸而达到戒成就。他对该戒成就感到满意，但不认为实现目标；他不因该戒成就而自赞毁他；他不沉迷、不陶醉于该戒成就，不陷入放逸；以不放逸而达到定成就。他对该定成就感到满意，但不认为实现目标；他不因该定成就而自赞毁他；他不沉迷、不陶醉于该定成就，不陷入放逸；以不放逸而成就智见。他对该智见感到满意，但不认为实现目标；他不因该智见而自赞毁他；他不沉迷、不陶醉于该智见，不陷入放逸；以不放逸而成就无时解

脱<sup>11</sup>。诸比库，不可能、无机会该比库的无时解脱会退失！

诸比库，犹如有人想要心材、寻找心材、遍求心材，来到具有心材的耸立大树，只砍了心材，知道是‘心材’拿了离开。那时有个具眼之人看见之后这样说：‘这善人确实知道心材，知道肤材，知道树皮，知道表皮，知道枝叶，因此这个善人想要心材、寻找心材、遍求心材，来到具有心材的耸立大树，只砍了心材，知道是‘心材’拿了离开。若他做任何须用到心材之事，他的目的将能达成。’

正是如此，诸比库，于此，有一些良家之子因信心出离俗家而为非家者：‘我陷于生、老、死、愁、悲、苦、忧、恼，为苦所害，为苦所败。若能了知此整个苦蕴的终尽就好。’他于是这样出家后，获得利养、恭敬、声誉。他对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不感到满意，不认为实现目标；他不因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而自赞毁他；他不沉迷、不陶醉于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，不陷入放逸；以不放逸而达到戒成就。他对该戒成就感到满意，但不认

---

<sup>11</sup> **成就无时解脱** (asamayavimokkhaṃ ārādheti): 《无碍解道》中说：“什么是无时解脱？四种圣道、四种沙门果以及涅槃，这是无时解脱。”亦即是说成就、证悟、获得九种出世间法。世间定只适用于暂时地解脱诸敌对法。所以说：“什么是时解脱？四种禅那及四种无色界定，这是时解脱。”亦即是说暂时性的解脱。虽然出世间法也是通过一次次的解脱，但仅一次解脱即是诸道果的解脱。涅槃是究竟地从一切烦恼中解脱出来，所以说这九种出世间法为无时解脱。

为实现目标；他不因该戒成就而自赞毁他；他不沉迷、不陶醉于该戒成就，不陷入放逸；以不放逸而达到定成就。他对该定成就感到满意，但不认为实现目标；他不因该定成就而自赞毁他；他不沉迷、不陶醉于该定成就，不陷入放逸；以不放逸而成就智见。他对该智见感到满意，但不认为实现目标；他不因该智见而自赞毁他；他不沉迷、不陶醉于该智见，不陷入放逸；以不放逸而成就无时解脱。诸比库，不可能、无理由该比库会退失其无时解脱！

如是，诸比库，此梵行不以利养、恭敬、声誉为利益，不以戒成就为利益，不以定成就为利益，不以智见为利益。诸比库，这不动的心解脱<sup>12</sup>才是此梵行的目标<sup>13</sup>，以此为心材<sup>14</sup>，以此为终极<sup>15</sup>。

世尊如此说。那些比库满意与欢喜世尊之所说。

玛欣德尊者敬译

2008-04-17

---

<sup>12</sup> 不动的心解脱 (akuppā cetovimutti)：阿拉汉果的解脱。

<sup>13</sup> 此目标 (etadatthaṃ)：阿拉汉果是此梵行的目标。即是说这才是目标。

<sup>14</sup> 以此为心材 (etaṃ sāraṃ)：阿拉汉果是此梵行的心材。

<sup>15</sup> 以此为终极 (etaṃ pariyosānaṃ)：阿拉汉果是此梵行的终极，是其极点，再也没有比此更高的需要证悟。佛陀用这样的结论来结束这次的说法。